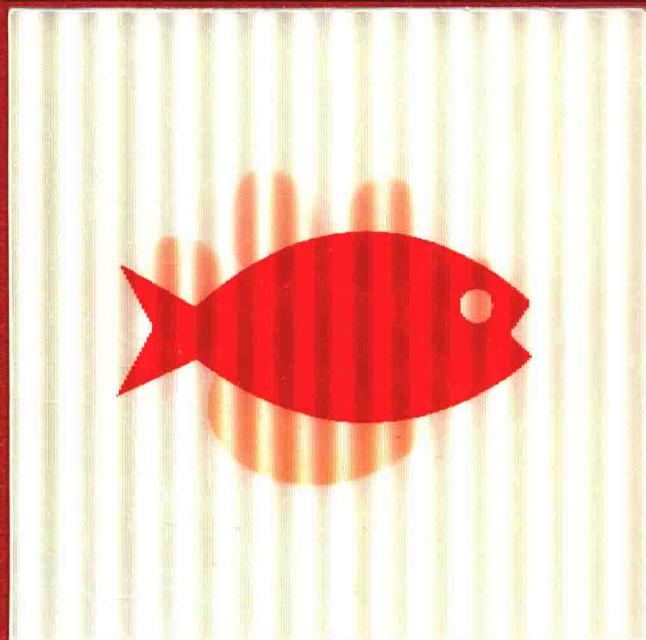


“熊掌和鱼”  
钱志龙博士教育讲堂系列之一

# BEAR'S PAW & FISH



图解

## 中西方教育的 异路与同归

钱志龙 著

BEAR'S PAW & FISH

图解

中西方教育的  
异路与同归

钱志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解中西方教育的异路与同归 / 钱志龙著. --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651-2911-7

I . ①图… II . ①钱… III . ①教育 – 对比研究 – 中国、  
西方国家 IV . ① G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8601 号

---

书 名 图解中西方教育的异路与同归

作 者 钱志龙

策 划 人 戴联荣 张 文

责任编辑 王 艳 丁 婧

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未泯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 83598919 (总编办) 83598412 (营销部) 83598297 (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48千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2911-7

定 价 68.00元

---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 钱志龙 博士

培德书院国际学校总校长

道禾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惠灵顿（中国）国际学校理事

北京中国学中心（TBC）董事会董事

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学术顾问

钱志龙博士出生于上海，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后保送北京大学，获阿拉伯语言文化专业文学学士。后旅居美国近十年，先后获得美国东西方中心学者称号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硕士，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教学专业文学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教育学博士，主修中小学教育领导及管理。

他曾任美国罗耀拉大学实践教授，美国半岛国际学校小学校长，怡海教育集团总裁，中国传媒大学培训学院国际部主任，青苗国际双语学校副校长。

2015年9月，他正式出任培德书院国际学校总校长，以教育管理者和行动研究者的身份，秉承培德“根深中国，盛开国际”的校训，孜孜探索如何培养出同时具有国际化视野和中式人文素养和东方审美情趣的下一代的道路。

# 序一

从钱志龙校长丰富的成长经历与学术发展背景，不难想见他为何坦诚地提到“略带偏见”，而“略带偏见”的时代背景，是新中国从成立到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从对生理需求的满足，走向更高的对心理、灵性发展需求的满足，而教育正是满足这一心理、灵性发展需求的重要内容之一。短期内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与欧美几百年的渐进式的社会发展确有很大不同，这使得中西方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的不同，故将中西方教育放在同一时间、同一维度去比较确实也是“略带偏见”。但因为面对教育时，我们常常爱之深而责之切，尤其是当面对影响孩子最深的家长、老师的时候，想要“矫枉”必得“过正”，通过对中西方教育的比较，去发现及探索教育中最根本的东西。

《论语·子罕》有这样一句话：“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大致的意思是，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啊！有一个庄稼汉问我，我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我就向他询问事物的两极，以穷尽事物的面貌让他知道。”孔子本人并不高傲自大。事实也是如此，人不可能对世间所有事情都十分精通，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世间的知识却是无限的。但孔子有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焉”，只要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或正反两面，就能求得问题的解决方法。孔子在求问者面前有教无类且因材施教，并同时展现出非常好的教学艺术。孔子内在的知识很丰富，而外在的态度又很谦虚，他能让学习者跟老师一起思考、探究，如此一来，学习者便敢于提问，勇于探索，最终走向主动且自主学习之路。

老师不拘泥于知识，不执着于知识，而是注重获取知识的方法，注重解决问题

题的方法，这是真正地拥有知识。孔子在面对问题时，没有区别、没有固执或拘泥，是真正格物致知而不被外物所驾驭。正如“叩其两端而竭焉”，我们常有区别、有固执或拘泥，就有两端。而孔子以无区别之心，无固执或拘泥之心来提问、对话，就逐渐将问题弄清楚了。所以，教师、家长或学者要能够放下区别之心、固执之心或拘泥之心，通过正反两面的比较去发现并解决问题，去探索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西方教育受到科学、哲学和工具理性的制约，透过专业分工而由整体不断细分成部分，这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并且经常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由部分再回到整体？我们可以以东方的智慧叩其两端，这两端的一端是教育本质，是心法，一端是教学技术，是方法，让教育本质与教学技术这两端相融合，并在其中找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中庸而平衡之道，即是全人类教育之道。

目前钱校长正在带领由具有二十年办学经验的道禾教育所参与创办的北京培德书院国际学校，以“根深中国，盛开国际”的办学理念，去身体力行、实践探索。期待钱校长能够“叩其两端而竭焉”，让华人文化与教育展现美好的下一步。

曾国俊

培德书院联合创办人

2016年10月19日于台湾

## 序二

初识钱志龙博士是在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研讨会上，主办方邀请钱校长和我做嘉宾，讨论国际学校家校关系的话题。钱校长在嬉笑怒骂之间，却有着一位教育者的满满真诚，言辞犀利却能让人如坐春风。当日钱校长所言，正是近年来我心中所思所想，那时真真是相见恨晚又似乎早已是故旧知交一般。都说文如其人，他的这本《图解中西方教育的异路与同归》，也似一泓清泉，凛冽而清醒。

《图解中西方教育的异路与同归》，恐怕是在中产阶层释放着对更优质教育的渴望之时，在一部分人已然觉醒而大部分人仍存在着严重偏见的历史时刻，一个对中西方教育都有着深切体验的中国教育者的专业独白，清晰、易懂、切中要害。在本书的写在卷首部分，他说自己相比一个教育者来说，更像一个呼吁者。我尊重这种“呼吁者”的定位，因为在中国本土国际教育风雷激荡伴随乱象丛生的时刻，这样的梳理和表达显得弥足珍贵。在罗马湖畔的培德书院，他更是一个有意思、有意味的实践者，为中国教育提供另一种逻辑，另一种生态，另一个可供思考、关照和反问的范本与可能性。

培德书院是一个有意思的存在。有人认为它是民办学校，也有人把它归为“国际学校”，我却以为，学校的性质，并不应该根据招生对象的来源进行判断。培德书院在我眼中，是一群教育者，对养人、养身、养心、养文化的追求，是对教育超越国别的理解和实践。

近年来，中国民办学校和提供“国际课程”的学校，以及各种和教育相关的培训机构、留学中介机构、社会实践机构的数量呈现几何量级的增长。这些风起云涌，都来自于国人对“优质国际教育”资源的扎实的需求，而“国际教育”对

于更多的国人来讲，还是雾里看花、盲人摸象。对于以逃避高考或想让孩子出国接受“精英教育”的家长来说，这样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应该怎样去认知东西方教育的差异和殊途同归？西方的教育到底能提供什么？选择中国的国际学校，到底意味着选择什么？我的孩子可以在其中收获什么？

如何考察和评价一所国际学校？如何观察学校的课程理念、课程结构、课程实施、学生评价？在国际学校中比较常见的 Block Schedule（板块式课程表）意味着教育方式和学习方式怎样的转变？在学校中，IT 是如何改变和重建学习和生活的？

写作和表达为什么重要？批判性思维为什么重要？PBL（Project-based Learning，基于项目的学习）是如何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和合作的？教养和规则意识、自我认知和时间管理，这些是如何养成和获得的？形成性的评价是如何激励学生的？

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关系如何，他们怎样成长为一个学习的社群？如何激发社群中每个人的责任感和公益心，防止他们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想，这本《图解中西方教育的异路与同归》，正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教育生态的描摹，是专业的教育者对教育认知的珍贵记录，这份文稿，既饱含梦想，也流动着实践的激情。

钱校长的这些文字真好。这些实践和讨论的勇气真好。希望有一天，在像钱校长一样的教育者的探索下，中国的教育可以发展到这样一种态势——对教育的认知和专业讨论已经超越“熊掌”和“鱼”的二元对立。那时候，我们能不再比较东方和西方，中国和美国；那时候，教育就是教育，中西方教育已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国的，就是国际的。希望有一天，“国际教育”这个词，能够沉淀在教育史的书册里。

王赫

深圳万科梅沙书院院长

2016 年 10 月 20 日于深圳

## 写在卷首

2012年夏天，我结束九年的旅美生活，揣着两张硕士文凭和一张教育学博士的文凭，带着两年大学教授和三年小学校长的经历，回到我朝思暮想的祖国。感觉就像是阿里巴巴刚从四十大盗的宝藏所在地回来，怀揣着一兜子的宝贝一路狂奔，汗都来不及擦就急于跟所有的人分享，但一时竟没有找到合适的听众。美国的教育理念虽然美好，但在国内的很多人眼里只是远处的风景，是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的事，因为它“太不符合中国国情了”。

那到底什么是中国国情呢？和国内的朋友聊天，“没办法”这三个字是我听得最多的。

“唉，你怎么把纸巾扔在地上？”“没办法，旁边也没有垃圾筒，而且你看这环境，就算我不丢，也好不到哪儿去。”

“唉，你怎么不排队呢？”“没办法，大家都不排队，我要是不插队，明年也轮不到我！”

“唉，你怎么在应急车道上开车？”“没办法，就算我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

“你孩子都已经这么累，这么不开心了，你怎么还逼他做作业，放学后还要送他去补习班呢？”“你以为我们喜欢这样吗？我们有什么办法？！别人都在这样做。”

那么，到底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呢？我再继续追问相关的当事人。

我问老师为什么要给学生留这么多作业，老师说：“我也没办法啊！如果我们班的平均分比隔壁班的低，校长该批评我了。”

我问校长为什么要把老师的工资跟学生的成绩挂钩，校长说：“我也没办法啊！如果我们学校的高考升学率跌下来，教育局局长该找我谈话了，家长们也该说我不努力了！”

我又去问家长为什么周末还要让孩子去报各种补习班，家长说：“我们更没办法呀，你以为我们不心疼吗？但是，孩子进不了好的幼儿园，就不可能进好的小学；小学如果基础没打好，就肯定上不了好的中学；中学最关键，万一出了点问题，肯定考不上重点大学；上不了211的大学，肯定找不到好的工作；没有高薪的工作，就买不起房子；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就讨不到老婆；结不成婚，就不会有孩子，没有孩子……”

唉，如果没有孩子，是不是就不会有这周而复始的烦恼了？

OS：

这是黑泽明的电影吗？怎么好像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呢？

既然大家都是“受害者”，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呢？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看似无解的怪圈呢？

有没有一种教育方法，既能让孩子解脱出来，又能让大家都满意呢？

我自己也是按照上面的升学道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我自己在上海一所很有声望的中学——南洋模范中学读完高中，幸运地被保送去了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完成了很多家长给孩子制定的最高目标。后来又在美国读了两个硕士和一个教育学博士。我在中国和美国都做过大学教授和小学校长，我管过幼儿园，带过研究生，发表过学术论文，做过无数场公益演讲，但我想破了脑袋也找不出一个既能让孩子解脱出来，又能让家长、老师、校长都满意的方法。

中国的教育虽然在内容、方法、评价制度上不断努力地改进，相比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确改善了不少，但仅仅是局部的小修小补，在艰难中缓慢前行，远没有达到各方的预期和要求，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应试教育这一顽疾。我知道，

千千万万个孩子正在承担着他们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学业和考试的“磨难”。每次看到他们付出欢乐，甚至健康和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童年的代价，去拼搏一个貌似通向光明的前程的时候，心疼、忧虑、焦躁的情绪让我常常从噩梦中惊醒。

教育就像一粒种子一样，有其自身的生长发育规律和生命节奏，规律只能被遵从，很难去改变，该正视的就得正视。中国教育现状纵有千种难处，万般无奈，归根结底还是其中的应试教育违背了最基本的教育规律和孩子成长发育的基本规律。自古没有“境况”能凌驾于“规律”之上的，但还是有很多家长简单地认为“只要孩子进了好大学就成功了，这辈子就出人头地了”。家长们“认可”升学率才导致了学校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升学率。所以，我们明知道体制有问题，但却在不断地妥协并适应它。

“当雪崩来临时，每一片雪花都觉得不是它的错。”

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讨论已经说得太多，我也喊得嘶哑。我的中学死党曾嘲笑我说：你不是一个教育家，你明明就是个“呼吁家”。我只能苦笑，我又何尝不想把国外最新、最先进的教育理念马上播种到国内的校园里？回国后，我迫不及待地希望用西方教育的有益经验来补充并改良中国的基础教育，但是面对由校长、老师和家长共同组建的“铁甲军团”，我区区一臂能做的实在有限。但就算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只希望可以不被这个世界改变，也希望帮助别人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2014年，我把十几年来我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浓缩在一场公益演讲里，一位热心的家长把这场名为“熊掌和鱼：略带偏见的当代中西方教育比较”的PPT拿去做成微信，短短几个月之内便被浏览超过10 000 000次，各种冠以“字字珠玑”和“一针见血”的盗版内容和原文转载不下300种。

这场讲座虽然得到共鸣，但也有人质疑我作为中国教育体制的“受益者”，为何要“反咬一口”。我通常会纠正他们：“我只是个幸存者。很多人付出了同样艰苦的努力和惨痛的代价，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机会。”我也进一步澄清说中国教育要检讨的是应试教育的部分，是办学目标、教学手段和测评方式出了问题。

而凝聚了东方智慧哲思的中国古典教育，无论是理论还是内容，都是毫不逊色于西方的。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个观点，我又做了“熊掌和鱼”系列演讲的第二场：“古典中式教育与西方教育的不谋而合及殊途同归”。

我知道仅凭一己之力，很难为体制内的学校做些什么。所以我要致敬所有坚守在公立学校教学岗位上的每一位老师，我知道他们正用尽所有的力量，在保护孩童身心健康的同时，试图照亮他们的前程。我没有他们的勇气，所以我躲到体制外教育的荒野中，在培德书院的校园里，试图用我最大的诚意和努力，开辟出一条“中西合璧，中餐西做”的新路来，做出一个另类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的模板，让更多人看到教育可以不一定是传统或现实中的那个样子，另一种样式的教育也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戴联荣先生和张文先生多次联系我，千里迢迢到北京罗马湖来找我，用他们最大的诚意说服我把我的演讲录音转变成铅字，让她变得更完美，让更多的人读到；感谢培德的学生家长欧阳珊婷博士（Dr. Shelley Ochs），这位来自美国的中医针灸师为本书的英文翻译做了专业审核，她对中华经典文化的翻译让我叹服，她对中国文化的深度痴迷和造诣更是让我感动；也感谢每一位曾经听过我演讲的人，因为你们的掌声、笑声甚至泪水，鼓舞着我愿意继续喊下去，喊醒一个是一个。就像鲁迅在《呐喊》中比喻的“铁屋子”那样：“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虽然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但是只要让更多的人开始拨开霾障，认真思考有关教育最本质的问题，终有一天，No Way 会变成 Way，没办法会变成有办法。

也以此书致敬天下“为中华之崛起而教书”的所有老师和校长们。

钱志龙

北京培德书院国际学校总校长

2016年8月29日于北京

# 目录

序一

序二

写在卷首

## 第一篇 略带偏见的当代中西方教育比较

1. 中西教育理念的差异 / 11
2. 中西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差异 / 27
3. 中西教育课程设置的差异 / 43
4. 中西教育评价的差异 / 61
5. 中西教育文化的差异 / 75

## 第二篇 古典中式教育与西方教育的不谋而合及殊途同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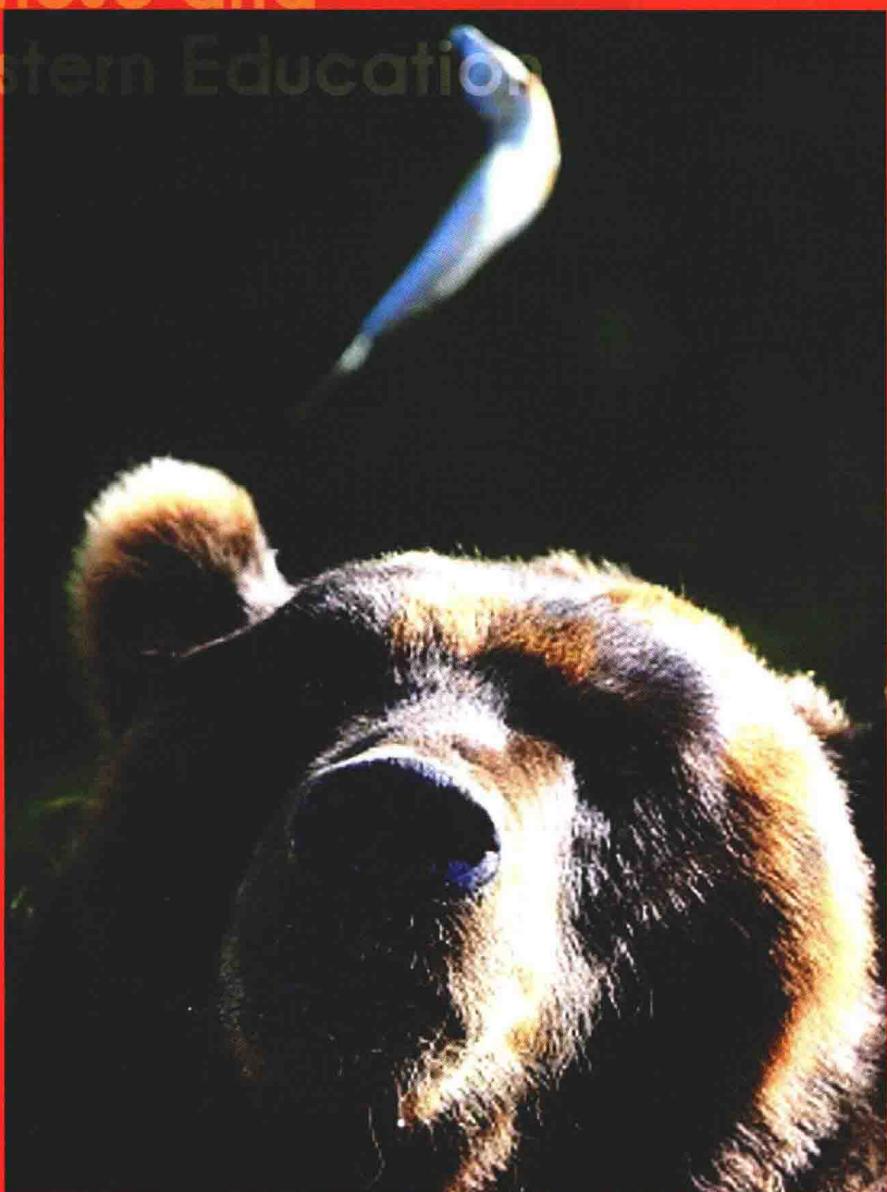
1. 古典中式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及其历史局限性 / 123
2. 中华文明独有的德行教育 / 153
3. 与古典中式教育不谋而合的西方教育理念 / 171
4. 未来公民核心素养 / 195

结语 / 219

后记 / 220

略带偏见的当代中西方教育比较

A Gently Biased  
Comparis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培德書院



钱志龙 博士 | Dr. Terry Qian, Ed.D.

培德书院国际学校 总校长  
Headmaster, Peide School

美国南加州大学 教育学博士

美国夏威夷大学 文学硕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传播学硕士

北京大学 文学学士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保送北大

青苗国际双语学校 副总校长（3—18岁的中外学生）

中国传媒大学 高级研究员（16—20岁的中国学生）

怡海教育集团 总裁（3—18岁的中国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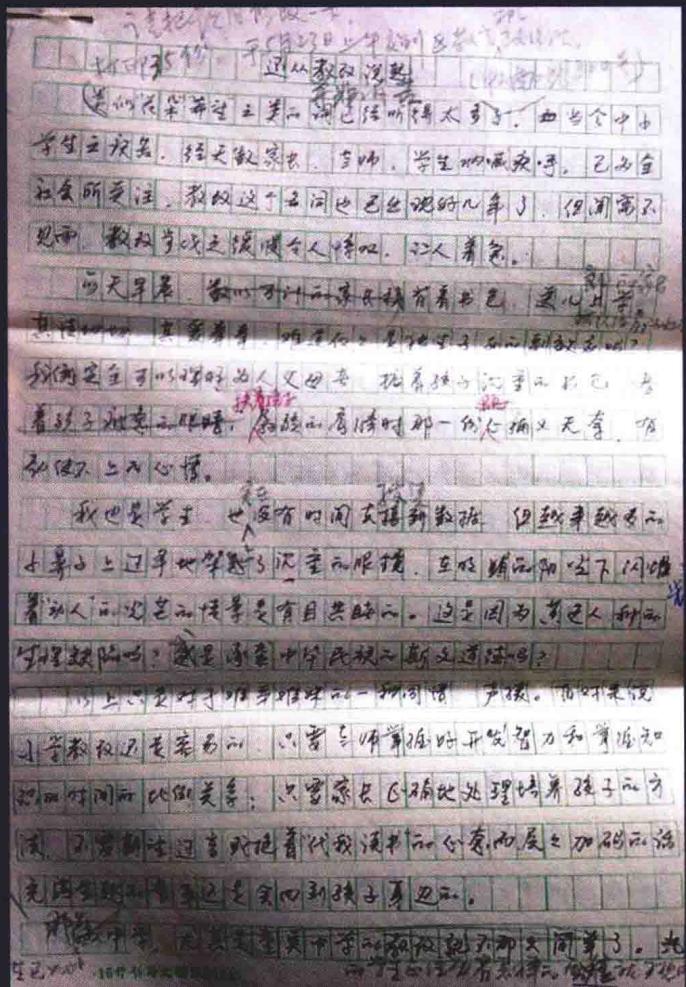
美国半岛国际学校 小学校长（3—14岁的国际学生）

美国罗耀拉大学 实践教授（18—60岁的美国本科生、研究生）

美国夏威夷大学 讲师（16—18岁的各国留学生）

对外经贸大学 讲师（19—21岁的美国留学生）

北京理工大学 讲师（19—21岁的美国留学生）



钱志龙博士中学时代“也从教改说起”手稿